

## 第二十一回 識英雄海疆當險要 遇弟妹湖畔訴衷情

卻說殷勇感程公知遇之恩，不敢遲延，晝夜兼程，逐塘更換馬匹，有了操江火票，並無阻滯，第三日傍晚即到了蘇省，就在制憲衙門左近覓一寓所住下，整頓冠服。此時因未曾受職，祇以武士裝束。收拾一切停當，祇等次日投文參見。

且說這總制黃公諱炯，表字憲南，北直順天府人氏。為人端直，不喜阿諛，祇是性情剛愎，御下極嚴，未免多招尤怨。由都御史總制江南，與操江程公寅好甚篤，惟見侯巡按行止乖張，大不快意，幾番欲動彈章，卻是程公再三勸阻，說他恃有內援，況限滿即去，且不必與他計較，因此黃總制祇得忍耐。那侯子傑也知道黃公氣色不足於己，遂託故往廬鳳、淮揚一帶巡視去了。後因倭奴作亂，黃、程兩公商議連名具疏，請將總制移駐蘇城彈壓，並請招募民間勇壯，計功陞賞等情奏聞。奉旨交閣部會議，後蒙議覆，大概云：倭寇連年肆擾各處，沿海地方不能寧謐，必得非常之人殲除此寇。恐民間有智勇足備者，僻居草野，不能上達，實為可惜。自古立賢無方，可否著山東、江、浙、閩、粵沿海各省督撫、操江衙門，准其招募勇壯，另立一營，交與各該督撫總操管理，果有英材，計功優敘。並請頒給總督、總制衙門空頭札付各五十道，自守備以下等弁，許便宜補用；凡巡撫操江衙門招募者，仍移送總督、總制衙門驗實給札，分發委用；如無督制兼理者，許該巡撫、操江按名造冊，報部給札委用，俱不得濫行填補。倘有冒功徇私等弊察出，將各該管官照徇庇律革職。如此則抱負者不致沉埋，濫冒者亦可杜絕，庶真才迭出，積寇殲除，伏乞聖恩俯准云云。奉旨依議。這卻大半是內閣程公之力。凡沿海各省督撫制操衙門俱照例遵行，內中雖也遴選了幾個真實本領的人，卻也便宜了許多纨绔子弟。這操江是分節巡狩衙門，因許一例招募，凡有投充之人，驗看的實，填了姓名、籍貫、年貌清冊，仍移會制憲復驗，然後給札分發委用。這殷勇是程公心上最得意的人，原要自己委用，不意黃總制為倭奴猖獗巴不得要招幾個膽勇出眾的人，以收指臂之效。今看見程公移文書札上說得殷勇膽量十分出眾，如何不喜？因必欲嚮程公討來親驗委用。程公亦為慶事起見不好推辭，祇得將殷勇送去，又吩咐他許多要話，還恐制臺不肯重委，又寫一封切實書函保舉。你想一個白身人得大憲垂青，又兼自己本領出眾，那怕不成就了功業？這閑話慢表。

且說殷勇到了次日早晨，整頓衣冠，齎了察院公文，徑到轅門上來。此時尚未二鼓，見有許多文武官員伺候稟見。殷勇尋著了巡捕官，施禮敘了來歷。那巡捕見是操江衙門到來投文的，不敢輕慢，道：“兄臺且在這裏少坐，待各官稟見後，與你投文。這忙亂之際，恐有差誤。”殷勇道謝了，就在巡捕廳內坐候。

少刻，祇聽三通鼓樂已畢，放炮開門。大小文武官員照例稟見。先是司道大員到後堂會話出來。然後府廳州縣副參游守等官稟見。此時因倭寇肆擾軍務倥傯，也有傳進說話的，也有不見的紛紛不一。直到巳牌以後，各官纔散。殷勇即將公文煩巡捕官遞進。未及片時，祇聽得裏面吩咐值堂官：“著來差進見！”殷勇即跟著內巡捕打從角門進去。到得二堂，祇見上面虎皮交椅上坐著黃總制，生得面如滿月，一部长髯，猩袍玉帶，甚是威嚴。殷勇上前參叩畢，起來躬身站在一旁。黃總制見了殷勇這表人物先自歡喜，且又有程公保舉之書，已有心重用，因問了一遍當日獲盜的情節。殷勇不慌不忙，朗朗的對答。原來制憲自招募以來投充者不少，大約其中有一半是情分薦舉的，不過射得幾枝箭，使得幾路刀棍，不是人材不限，便是膂力平常，並無出色人物。今日見了殷勇真才實學，如何不喜？暗想，若非此人，如何能力敵群盜？膽量勇力，不問可知，因道：“這裏現今沿海一帶地方倭寇出沒無常，肆行劫掠。本院招募日久，並無一個捍御之材。如今都憲舉薦你有十分本領，現在有一個最緊要的去處委你去把守，你敢去麼？”殷勇跪稟道：“大老爺不棄鄙劣施恩委用，願圖竭力報效，豈敢有違鈞旨？”黃總制大喜道：“有材技者，必有膽量。”隨令值堂官吏取一道空頭札付，當案填了殷勇姓名、籍貫、年貌，給與殷勇，道：“本院如今且填你做一個把總，卻委你去署留河守備的事，這是太倉、崇明等處最要緊的海口，那倭寇時常出沒的去處，你須用心把守。若有功勞，即行陞賞。”又命庫內取一副盔甲賞他。殷勇一並叩謝了。纔側身出來，未及數步，黃總制又叫上去吩咐道：“那個海口非同小可，從前往往失事。你去須要不分晝夜上緊提防。你本管游擊駐紮太倉，也是個要地。恐倉卒有事一時救應不及，我與你令箭一枝，倘有緊急，一面飛報本院，一面許你在本營各汛調兵接應。倘有疏虞，不但你自身軍法不貸，且辜負都憲與本院重委之意。你須刻刻在心，勉圖上進。我看你漢仗膂力膽勇俱有，但你初登仕版，這弓馬武藝未必精熟。若祇恃勇力，便非為將之道。你須上緊演習武藝、講究戰陣，不可一刻苟安！”殷勇叩謝道：“大老爺恩訓

，當刻刻在心。”黃公隨取給令箭一枝，著即刻起身赴留河防守，替回那阮守備，別有差委：“待平靜之日，再去見你本營游擊不遲。”

殷勇領了令箭即叩辭出來。所賜盔甲已有人搬送寓所，因復到巡捕廳來辭謝。這些轅門上都守、千把等官都來道喜。不一時，值堂官齎出一張委牌帶封套交與殷勇，係委署留河守備印務，著即刻起身無誤。眾官道：“這是大老爺格外的恩典，老寅兄不要輕看了。”殷勇謝別眾官回到寓所，當下就有同寅官薦來伺候的人，殷勇俱各留下，見上臺如此垂青，又聞留河地方緊要，不敢怠忽，當即吩咐成信道：“我這邊的事你已盡知，可即日回縣報與兩位老爺知道，我也不及寫書。”因取了四錠小銀與他作盤費，成信當下叩謝去了。殷勇就著從人收拾衣甲頭盔行李，有了制憲令箭，便即日馳汛前往留河署事不提。

且說成公自公出回署，知殷勇已經上省，因與劉雲道：“三弟此去，不日即有好音到來。”至第二日，卻得了總制要去的消息，又聞給塘馬星夜前往，二人計議：此必因倭寇緊急之故，到時即有差委，祇不知是何去處，算來總不出十天，即有定局。原來成信也是星夜趕回，到第九日午後已回到縣，進書房來稟了前後的話。二人大喜，劉雲又賞了他二兩銀子，因與成公道：“三弟蒙兩位上臺刮目，將來未可限量。祇不知那留河地方如何？”成公道：“若說那留河地方卻是一個最險要的去處，從前胡祇有一把總防守，後來因兩番失事，纔改了守備，添兵彈壓。以三弟的本領鎮守，定當從此立功顯達。”劉雲道：“若論他的膽勇，實人所不及，所慮者是少年恃勇，急躁從事。兄長須隨時打聽，頻寄音書，免弟掛念。弟明日就拜辭起身。”成公道：“賢弟為先人大事，已經耽擱有日，愚兄亦不敢再留。明日早飯後即送賢弟起身。三弟那邊我自理會，倘有要事當專差相聞。”當晚，弟兄二人直敘飲到更餘，一同安寢。成公又吩咐家人連夜備席。

次日凌晨，起來盥洗後即擺上席來，成公叔侄各敬了劉雲三杯。又共飲過數巡，劉雲道：“此番別過兄長，後會未知何日，彼此須常通信息，以慰相思。”成公道：“這不消說。若有要務，便當專差，尋常信息祇用官封遞到吉水縣署轉寄與賢弟，但須賢弟在本縣關會他一聲。”當下匆匆席畢。劉雲已封了四兩銀子賞了書房伺候的家人，格外二兩賞了廚役。成公卻命至了書房，四兩、劉雲

來，道：“我也不送賢弟的程儀，這是代我與老伯靈前一觴之敬。”劉雲不敢推辭，叩謝領了。外邊職事人役俱已吩咐齊備，成公必要親送到船，劉雲阻辭不住，別了友德，一同上轎

起身。已牌時已到涼山，成公到船上又坐談了一回，道：“賢弟途中保重，到家後即與我一音。”劉雲應諾，祇為情深，不禁灑淚分手。

劉雲隨送成公上了轎，看著導從去遠纔轉身進艙，就吩咐鳴金開船，一路無話。不止一日，到了九江府，進得鄱陽湖口。這日適遇大風驟起，白浪掀天，大小客船何止數十號，都收在套汊內避風。這風自辰牌時候發起，直到未末申初纔漸漸熄下來，已是開船不得。

原來這日劉電的靈柩船亦在其內，你道為何如此湊巧？原來劉電自八月初一日在尚義村起程，中秋前兩日到揚州，僱了一隻大船，中艙安放靈柩，後面官艙留與雪姐、梅嫂，劉電自在前艙安歇。因要送雪姐回家，故不走儀真，意出荻浦。這日來到，把船泊在碼頭，劉電上岸來訪問，到許公家裏，見大門上鎖，因問看間壁周老人。這老者把許俊卿如何沒了姑娘，幾次要尋短見，後來他舅子如何接了他回去同住，不多幾時因他舅子的叔父選了江西大庾縣的知縣，舉家同到任上去了的話，與劉電說了一遍。劉電聽了，暗想：如此不湊巧！今既不得相會許公，也就不提送雪姐回家的事，遂別了周老人回舟，一一與雪姐說知。雪姐聞言，十分傷感，因道：“父親與母舅都挈家而去，無處可住，從前恩父原與我說，當同三哥回家，今日果然驗。”劉電道：“如今妹子且安心同我回去，到家後即當專人送書往大庾縣去通知許伯，便可相會。祇是從此回家路途尚遠，還得梅嫂作伴同去纔好，且到岑賢弟家再作計較。”梅氏道：“我到家與老頭兒說一聲，自然要送姑娘同去的。”劉電道：“甚好。”當下就叫開船，放到觀音門來，訪問到岑公子家。到得門前，見大門上封皮封鎖，喫了一驚，往問鄰居說：“自岑公子與老夫人去後不多時，被侯巡按說他祖父做官時有欠他官銀八百兩未還，把他老人家岑忠逐出，將房屋官封變賣，到如今雖沒人敢買，已是無人居住了。”又問岑忠下落，這鄰人說：“他搬了家什箱籠出來，氣出一場大病，虧得他兄弟來，搬他回湖州碧浪湖村家裏養病去了。”劉電聽了這個信息，見兩處俱無著落，心下好生動氣，待要寄信往山東，這途中又無可託之人，看這鄰居又是個少年人，難以相託，若不寄信又恐蔣公與岑弟懸望。左右思維，因想那個周老人是許公重託他的，卻是個至誠長者，不若託他寄信，諒無差誤。主意定了，即辭別鄰居回到船中，把這事說與梅嫂、雪姐得知。梅氏聽了十分氣苦，因想：如今在途路之中，若回湖州路途又遠，況這雪姑娘是老夫人再三託我陪伴的，豈有半途拋撇之理？因道：“三相公也不用心焦，如

今祇要寄封信到山東去免得那裏記掛。我情願陪伴姑娘到吉水。待日後姑娘恭喜了，我再陪送姑娘回來，豈不是好？”劉電聽說大喜，道：“梅嫂說得極是。”當下即在舟中將兩家情事備細寫了一封書，封固停當，叫把船仍放回荻浦來。幸喜相去祇有二十來里江面，一時便到。劉電遂稱了二兩銀子和書函包好，一直竟到周老人家裏來。周老人一見便問：“客人為何去而復返？”劉電道：“為有一件要緊事特地來拜煩。”因將書函取出道：“這是一封緊要書信，外有盤費銀二兩，煩老丈覓一的當妥人寄往山東沂水縣地方，封面上居址姓氏逐一寫明，寄收到日再謝酒二兩。那邊與貴鄰居許公有些瓜葛，因知許公與老丈又是緊鄰至好，故敢奉託，千萬不要遲誤，日後小生還要到來奉謝。”周老人道：“一封空信，有了這些盤費何愁不得寄到？祇是老漢與許先生相好多年，並不知他山東有甚麼親友。”劉電道：“祇煩老丈把書函寄到，日後自然知道。”周老人看了信面寫得分明，因道：“劉客人放心，這封書包管與你寄到。若有回書，我存在這裏候你就是了。”劉電打恭稱謝，又再三叮囑而別。彼此纔放下了這條心。回到舟中與雪姐說知，當即開船前進，於路無話。

這一日恰恰船到湖口，遇了風暴，也在套汊內避風。及至風定，已是申牌時公，秋江易晚，不及開船。劉電喫畢飯上岸來閑步，見前面一隻大船革命的成功和未來都取決於人的觀念、意志、信仰和覺悟，社，桅上扯著“曲沃縣正堂”的旗號，心中驚喜道：“莫不是哥哥也在此？”因走到船邊。卻值老人家劉用走出艙來，一見劉電即叫道：“那不是三相公來了！”劉雲聽得，急走出艙來。兄弟突然見面，悲喜交集。劉電遂進艙來拜見了哥哥。劉雲即問：“父親棺木何在？如何此時纔到這裏？”劉電驚問道：“哥哥如何曉得我搬柩的事？”劉雲道：“我本不知，因遇了殷家兄弟方纔知道。”劉電驚喜道：“可是殷勇兄弟麼？”劉雲道：“正是他。”劉電急問：“哥哥在何處與他相會？”劉雲道：“說來話長，且拜了父親靈柩，慢慢再說。”劉電道：“船上還有一個義妹在那裏，卻就是殷勇兄弟的義妹。”劉雲道：“這又奇了，殷家兄弟說他祇有一個義妹，已經同他母親不在了，如何還有他妹子在這裏？”劉電道：“這話說來一發長了，哥哥且過船拜了父親靈柩，我們兄妹三人見面再敘。”此時他弟兄兩個心下都摸不著頭腦。

原來兩船相離不遠，劉電引哥子到了船中，劉雲見了父親靈柩，想起自己做了官父親不曾安享一日，不禁一陣傷心，撲翻身放聲大慟。劉電、雪姐又一齊哭將起來。鄰邦船上盡都喫驚，問起緣由，纔知道是個丁艱的官長在這裏剛遇著了他父親的靈柩，因此傷慟，當時劉電勸住哥哥，暫且收淚與妹子相見。正是：

淚從心竅流將出，喜自眉梢引上來。不知他兄妹如何相敘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寫黃公愛殷勇，不緣程公薦舉，其得意處俱從自己心頭眼底而出，真是破格憐才。劉電東西奔走，總為情誼關切。既收拾過許、岑兩家，便可放筆寫弟兄巧會，其中敘事細緻周詳，無一滲漏。真是郢中白雪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